

歷史與空間

# 旗正飄飄揚正氣齊心抗敵奏凱旋

### 兼懷香港「歲寒三友」樂壇三友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為了表示我國人民會記取這段血肉歷史、緬懷先烈和我們維護世界和平的決心，我國政府和人民正籌備着盛大的典禮，九月三日將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大型閱兵儀式，邀請各國領導人出席，並將該日定為「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

我國人民已經發起了各種形式的紀念活動，中央廣播電台日前開始陸續播放了幾十首具有悠久和深遠歷史的抗戰歌曲，為首的兩首是至今人們還未忘懷、反覆頌唱的《旗正飄飄》和《抗敵歌》。

八月三日香港《文匯報》副刊專題《抗戰文藝回眸系列(二)》也曾提及這兩首歌曲，並指出兩曲作者黃自「乃是當時中國音樂界的才子，在中國音樂史上具有極重要的地位……」只不過，報道未見提及歌曲的另一位合作者，歌詞創作者：韋瀚章，特寫此文補充給大家知道。

韋瀚章教授一九〇六年生於廣東中山縣翠微鄉，幼已失怙，乃赴上海依靠兄長及宗親謀生求學，滬江大學畢業後在國立音專任職，與當時音樂界翹楚蕭友梅、黃自等志趣相合，矢志投身樂教。韋文學修養甚深，尤長於格律詩詞以及此衍變之新詩創作，與黃自配曲甚為成功並為時人所稱頌。黃、韋與應尚能三人當時在音樂界被譽為「三劍俠」。一九三三年他們成立了「音樂藝文社」推動音樂創作及教育工作。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大舉侵華，佔我東北，成立偽滿洲國。我國志士群起抗日，韋、黃等亦以創作抗日歌曲響應，首先就是《抗敵歌》，群眾反應熱烈，隨即翌年有《旗正飄飄》公諸於世。嗣後，該兩曲便流傳數十年，直至現在還時常在電台和音樂演唱會出現。黃自是經美國奧柏林(Oberlin)、耶魯(Yale)等音樂學院培養的正統樂人，心具促進中國音樂改革之志。創作抗日歌曲之餘，亦與詞人合作創作藝術歌曲。其中與韋教授合作之《長恨歌》，被認為是我國第一部清唱劇，享譽至今。本來，如果天造地設，黃、韋的雙劍合璧會在我國樂壇上寫下許多膾炙人口的樂曲，但可惜韋教授因重病而要離開上海返回故地香港治療，而黃教授竟因急病去世，享年僅三十四歲。

韋教授的親人們都居香港，所以他把香港視為「他鄉是故鄉」，其實，他生命裡近九十年的歲月，超過一半在香港度過，是地道的香港文化人。

在香港治癒了頑疾，在商務印書館找到一份工作，而且逐漸恢復了和音樂朋友聯繫，其中就有昔日音專學生林聲翕和中山大學的黃友棣兩位，三位前後合作無間，創作了許多名曲，其中便有抗日歌曲《白雲故鄉》。

香港被日佔期間，韋教授避難於廣東番禺沙灣任教中學。戰後回港，任教香港音專、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修訂《普天頌讚》等工作，同時繼續歌詞創作，協助演唱會演出等。韋教授與黃友棣、林聲翕兩位過從甚密時有唱和，佳作頻頻。時人稱之為「歲寒三友」乃至「樂壇三老」。不幸，林教授於一九九一年仙逝，兩老痛失良朋，韋教授年老體弱住入老人院，旋於一九九三年初逝世。黃教授不久亦移居台灣高雄在佛寺靜修，但仍創作不輟，二〇一〇年以九十八歲高齡病逝。馬英九親往高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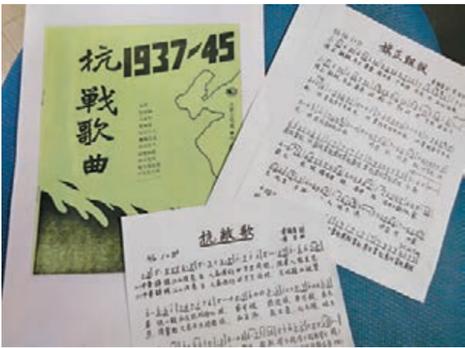
執拂。至此「樂壇三老」遂歸道山。

瀚章先生無子女，我作為他唯一的孫子，多年來受他的熏陶指導亦從而幸獲識多位樂壇長輩，一九九五年香港音專出版《韋瀚章教授紀念文集》，我以藝文《色相皮囊一倒空》稍為概括叔父一生經歷及創作。文藝界中人，亦有數位為他寫出更詳細的介紹。我和費明儀教授亦曾在香港電台第四台做過對瀚章先生作品回顧專題。

二〇〇六年是瀚章先生冥壽百年，心潮起伏中我寫就了一首《野草長青》：「香山鐘靈毓秀，翠微新苗壯茂；七十載任拋心力，描出了無窮錦繡。黃浦江邊折柳，維港灣畔新猷；首首新詞抒壯志，行行佳句勝醇酒。歌慷慨，意悠悠；眾同賞，詞永壽。群山迴響依舊，松濤和聲伴奏；色相皮囊傷逝去，野草歌聲永不休。」詞成，我因念黃教授是瀚章先生老友而且是合作老夥伴，值此老友百年冥壽，相信他會樂意為我譜曲。想不到很快黃老便有回音，把拙作譜成混聲四部合唱，還細心地把我五線譜手稿化為簡譜，兩份手譯寄來還附有親筆信函：「子剛先生如晤：今日是二〇〇六年五月八日(一)，特到郵局寄出此份《野草長青》歌詞，鑄句造辭，均屬上乘，應該獲得金鑽首獎。今抄正曲譜及歌詞奉上，仍盼加以適當之註釋，以助讀者了解。此處中山大學音樂系主任翁佳芬教授，剛剛指揮數個團體演唱，問我求取新合唱曲，所以並送她一份存查，也許有一天會在台灣演唱，到時，會囑她複印一份送上請教，此是來日的『後話』。倘有機會見到費明儀校長或許翔威學弟，均請代為問候(並請通知費校長，她在高雄演唱之行，錄影均於日內寄HKP.O.BOX——可能時請賜Tel)草此，敬候安好，並請致候音專合唱團列位老友們個個健康快樂。弟黃友棣敬上二〇〇六年五月八日。」捧誦着年逾八旬的老人的信柬和手稿，我既感謝而又內疚，他如此繁忙而且體弱，我仍勞駕他；而這位德高望重卓有成就的前輩，竟然對後輩及港地老朋友禮儀周到做事認真，除了手寫兩份詞曲之外，還附上這封情詞懇切的書信，充分體現着中華知識分子的修養和品德。這首《野草長青》很快便在台灣演出，我在網上聽過高雄合唱團的錄播。香港音專亦在小型的音樂會上演唱過。

抗戰時期，除了上述的兩首著名歌曲外，瀚章先生還有《思鄉》、《白雲故鄉》、《吊吳淞》等受大眾歡迎的作品。《白雲故鄉》到今天仍是為人熟悉的歌曲，據說，剛面世時它的唱片曾賣出十萬張。戰爭結束後，他與林聲翕、黃友棣為主要合作夥伴，完成了許多傑作，出版了《晚晴集》和《芳菲集》等歌曲集。

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中，我國人民以雄赳赳的《旗正飄飄》振發人心，以《白雲故鄉》抒發懷念故鄉之情、以《杜鵑花》殷切地道出戰亂青年的心事。今天，樂壇三老雖然色相皮囊相繼逝去，但我們仍會堅持他們的愛國信念，振發他們的歌聲，外攘強敵，內安社稷，高舉正義的大旗，共同建設繁榮安定的香港。



此為《抗戰歌曲》封面及內裡刊登的《旗正飄飄》、《抗敵歌》。 作者提供

字裡行間

## 粵港派圈子是如何形成的？

黃仲鳴

早期香港報界有兩大派系：「粵港報紙」和「中原報紙」。張圭陽在《金庸與報業》中作此解釋：「『粵港報紙』多使用粵語方言，在標題上尤其喜歡粵式口語，以展示其主動性。而所關注的內容，則是在粵港兩地所發生的事件。」

這類型的報紙在當年來說，多屬「小報」。相對而言，「中原報紙」則屬「大報」，張圭陽也呼為「外省報紙」：「『外省報紙』以白話文為書面語，並不夾雜粵語，而且關注整個中國的發展，對於香港的事務，並沒有太大的興趣。」

很多年前，我提出「粵港派作家」這個概念，靈感便來自這報紙分類法，卻不以辦報人、作家籍貫為依據；也不以語言來區分，而是以「群而聚之」來作為分野。這個「聚」，可「聚」於某報某刊；這個「聚」，可聚而成一團體。如上世紀三十年代廣州的《公評報》副刊「大羅天」，編者每隔若干時候，「即舉行仙會一次，所謂仙會者，即約『大羅天』之作者，聚於一起，蓋以諸作者為大羅天也」。作者中不少身兼報界編務，此外，尚呼朋引類，擴大社交圈子，利益輸送，自所難免。且又以「仙會」為例：

「時《大羅天》之作者，以佛山人鄧羽公，不弱生嚴南方，愛克斯光鄧繼禹，危坐磨磚者黃佑之，中宮砲梁拔公，逍遙生胡一言，野砲鄭亭柱，酒家黃深明，天聽李雲谷，舞台怪客吳劍公，裏水單行鄧楚衡等台柱，許君(筆者按：指許凱如，筆名有禪普君子、念佛山人、謙謙等，其時剛出道)亦在天仙之列，其與群仙交遊亦漸密。後鄧羽公辦《羽公報》，關「廣寒宮」欄，禪普君子亦是其中堅分子，從此廣州各報，皆見彼之文字。」

後來，《廣州七十二行商報》革新，許凱如與另一「仙」黃深明顯然入主編務，自然惠及仙會各君子。近讀胡安定的《多重文化空間中的鴛鴦蝴蝶派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二〇一三年)，在第七章中，他剖析鴛鴦蝴蝶派如何成派：「清末身處上海的知識分子至少存在以下四種交往網絡：即私誼網絡、會社網絡、集會網絡和傳播網絡。」

對於「粵港派」而言，除了「會社網絡」外，其餘三個網絡都將他們緊緊綑綁一起；如上文所說的「仙會」，只屬「集會網絡」，他們完全沒有組織結社的心思和志向；至於「私誼」，大家固然是廣東人，最重要的還有不少是同鄉，如鄧羽公、念佛山人、禪山人等，全屬佛山人，這正如鴛鴦蝴蝶派作家多是江浙文人一樣。有此前提，在媒體上的任職、撰稿，自然免不了利益輸送。不過，這班人從來都沒自視為「派」，「粵港派」只是我的「冊封」。當年粵港一家，不少文人的稿件，都在兩地報刊得見。

「粵港派」那班作家，多屬舊學出身，對新文學運動不熱衷，他們寫作所用的語言，文言有之，白話有之，惟獨鮮見歐化白話文。因此，「粵港派」文人形成一支聲勢甚盛的隊伍；他們不少作品備受普羅階級的歡迎，由上世紀三十年代起，直至七十年代止。



這書對鴛鴦蝴蝶派分析得甚為透徹。 作者提供

詩詞偶拾

帝都城 中桃李花，城外大遼柳影斜。  
打狗棒法驅夷狄，降龍之掌震天下。  
江湖險惡實難渡，亂石凝泉絕前路。  
鍾會之諫揭遼身，一炸炸雷震天幕。  
昔日兄弟棄舊情，惡語如刀刺心腹。  
煙直月冷霧茫茫，身世如謎難尋父。  
蟬寒霜凝秋瑟瑟，蒼涼彷徨孤影折。  
聚賢莊下情難收，抽刀痛飲絕交酒。  
酒罷揮壇刀影晃，掌至人飛身異首。  
仰天大喝震空谷，冰風血淚凝霜土。  
攬衣拔劍赴雁門，志決親刃殺父人。  
阿朱相慰情相至，柔語宛若芙蓉露。  
芙蓉露，天白露散無覓處。  
烏江絕路愁鬢雲，夜扮宿敵為救君。  
一掌摧得天地崩，山倒樹凋泉漿迸。  
可憐芙蓉身飄零，香斷紅損甘為情！  
楊虞仙妹飛花雨，孔雀獨哀落梅曲。  
懷抱伊人淚奔湧，淒風斷橋空嘶吼。  
俠腸柔骨項公魂，癡心情長巫山雲。  
馬啼鼓動塵飛揚，遼軍遠征煙茫茫。  
懇請遼帝不伐宋，心如裂帛情難訴。  
我自身為契丹人，宋人之情怎忍負。  
揮刀為友殺重圍，風吹草草倒雲長威。  
勒馬回首望雁門，遍地遼人血尚溫。  
李陵之愧天之命，從此無顏見世人！  
遂捨斷箭刺左心，血濺國界喪英魂！  
峰兮峰兮勿赴死，天本合一無彼此。  
鐵血男兒如山倒，後盾鷹眼俱消逝。  
嗚呼！無奈不可為君擋此箭，只能淚

孔令傑

## 寫喬峰

灑青衫祭英雄。  
夢裡醉飲千日酒，酒罷傷痛化烏有。  
起身攜妻同放牧，風輕草柔垂星幕。

## 嘆妙玉

孤鶴冰蟾一枝春，古殿青燈，素錦屏人。  
靈蛇珠與蕙蘭君。一盞雪茶，難掩情深。  
可憐白玉染風塵，一縷兜香，幾道淚痕。  
空花雪月斷腸時，盡了娑婆，葬了花魂。

## 早春隨感

日出東南隅，新葉凝碎玉。  
惜髮髮已去，冰風訴寒語。  
此時猶勝雪，風拂楊柳須。  
青煙復漫漫，軟光亦暖暖。  
長風星夜短，露逝白日緩。

## 早春遊園

清晨聞雀鳴，冷霧浸寒聲。  
碎玉出新木，嬌芬漫薊城。  
姍姍懶絮起，晏晏軟光盈。  
寒葉隨風去，飛花散故情。

亦可聞

## 加拿大華人在川推廣「三星太極」

四川辦 劉銳

今年是「中加文化交流年」。近日，「三星太極」拳全球推廣活動在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舉行，加拿大三星太極文化學院院長李蓉攜弟子路演「三星太極」，推介三星太極養生文化體系，逾600名太極愛好者齊練，甚為壯觀。

「飄逸的霓裳，行雲流水般的招式，有板有眼的身段」，「三星太極」圓劃圓掌路風格，選用了形意的樁式、八卦的掌法，陳式太極拳的韻律身法，吸收三星堆出土文物的動作造型，加上經穴指法多方位運動健身形式組合，輕鬆緩慢、圓活自然，在2001年的首屆世界太極拳健康大會上作公開表演，現今，「三星太極」在加拿大已是廣為流傳。人民體育出版社出版有《三星太極拳》一書。

「三星太極」創始人李蓉畢業於成都體育學院，1990年定居溫哥華成立「李蓉武術氣功保健中心」，長期在世界各地推廣中華武術。曾參與中華武術遺產挖掘整理工作，1983年至1986年走遍四川省180多個地(州)、市、縣，參加收集、整理兩千多位老拳師及武林高手資料。1998年參觀三星堆博物館，激發李蓉創編的「三星太極」，其招式動態反映「天地人和，三星輝映」的古蜀文化精神理念，融合中國傳統與現代養生文化於一體。在2001年的首屆世界太極拳健康大會上作公開表演，現今，「三星太極」在加拿大已是廣為流傳。人民體育出版社出版有《三星太極拳》一書。

據悉，地處長江上游成都平原古

蜀國的歷史在古代文獻中少有記載，直到1986年廣漢三星堆兩個祭祀坑被發現，具有鮮明地域特色古神話般的古蜀秘寶，許多光怪陸離、奇異詭譎的青銅造型，數千年前古蜀文明的輝煌與神秘才被世人知曉。



「三星太極」全球推廣活動 四川傳真

豆棚閒話

吳翼民

## 被褻瀆的虔誠

最近去西南一個著名風景區旅遊，一顆虔誠的心受到了一次莫名的褻瀆，本想大度寬容處之，後來想想還是付諸筆記，一方面消解一下污糟的心緒，另一方面也可讓與我一樣虔誠的人們清醒。

一個非常壯觀的山水風景區，堪稱美絕天下。我們全家自駕遊，將此作為沿途的一大觀光高潮。入得景區，果然名不虛傳，這座氣勢磅礴卻又精緻靈動的風景在別處是見不到的。我們一路飽覽，不知不覺來到了一個藏族聚居的山寨。但見參差錯落的藏民房舍艷而不俗，幾座點綴其間的喇嘛塔幢莊嚴輝煌，瑪尼堆飄揚着一串串的旗幡，瑰麗異常。夠了，僅僅這風景已經牢牢攫住了我們的目光，尋思這景區不僅秀麗，民族風情亦濃鬱。可惜這麼好的人文景觀通常為團隊遊客所忽視，團隊大抵匆匆走馬觀花，哪如我們這般散客，可以信馬由繮，隨處見得不俗的風景。

與我們一樣，有幾撥散客來到這個藏寨。很快，就有幾個藏族衣着打扮的女孩迎上前來為我們作引導，說是請我們去她們家參觀，話說在頭裡，是免費的參觀，分文不取，是讓遊客好好領略一番藏族人家的文化和風情。我們自然樂意並感激，被幾個女孩分割成幾撥人，各自進入了藏族人家。進得那個名為「民族之家」的藏民家裡的除了我們一家五口，還有十個上下的散客。

那藏民家好寬敞好斑斕多姿，正中的牆上掛着一張喇嘛的照片，很肅穆，目光玄玄地看着來客。女孩說，那是活佛像，是這個寨子人人敬奉的活佛，說是活佛歡迎大家來寨子呢。我突然看到，一側的牆上貼着一張醒目的字條：「不能走回頭路，我生出了警覺：『哪有進得出不得的？』」不過女孩的講解立即打消了我的疑慮，她從藏民住房的特色說起，說藏民的生活習俗，藏族的文化特點，喇嘛教的教義，還不時穿插她家的具體情況，說她父親怎麼勤勞聰明，善於畫畫，牆壁上的許多壁畫皆出自父親之手，包括與藏文化相關的圖騰畫等等，我細細一看，這些壁畫果然畫得形象有趣，色彩也相當艷麗。她一邊還指着樓梯口的一塊寫有「寨主之家」的匾額，向我們挑明，她家就是寨主之家，待會兒她將領我們上樓參觀，又一

再申明，參觀是免費的。她多次強調免費，我反而有了某種隱隱不安，不過旋即自我化解，也許真的不收錢，由景區給予適當的補貼，也算是大景區中的一個小景點。再退後一步想，即使稍微收點費，譬如用獻哈達的儀式，向遊覽者略收二三十塊費用也不為過。我想着，有點心不在焉的模樣，離她遠遠的。她似發現了我，便告誡我不要離得太遠，要在她劃定的區域聽講，否則就是心不誠。她這麼一說，妻子和女兒被嚇着了，便讓我抱元守一，心不旁騖聽講。

我橫豎覺得不對勁，聯想到許多年前去青海遊覽，進得一座喇嘛廟，立即被幾個所謂的僧人分解開去，有的人還被採進了布幔裡面，由活佛講經開導。有位同行女作家就被單獨開導，開導的結果是她燒一柱790元的平安香，要不然會遇不測凶險。那女作家硬是不肯燒香，活佛就威脅她休要執迷不悟。這時，女作家就大聲回應：「我現在清醒得很，徹底清醒明白！」言畢掀開布幔，大步離開。眼下我尋思，會不會那藏族女孩也會勸人燒香之類呢？事實是她沒有那麼做，而是進而導着我們一千人到了她家的後院，去瑪尼堆前許願，要我們每個人撿一塊石頭擺上那瑪尼堆。我估計她的循循善誘必有進一步的陪構，明白此時不退還待何時？於是就給女兒他們使個眼色，準備撤離。那女孩也估計得我疑竇更甚，覺得留着我弄不好會是「害群之馬」，於是笑着說：「這位大伯要起路回去吧，那麼請告退吧。」由於是女孩的指令，我妻子女兒他們都相信啦，便隨着我立即撤離了這玄秘之地。

未幾，我們在景區的候車處遇到了那幾位亦步亦趨被誘深入的遊客，他們訴說着後半段的經歷，說是在瑪尼堆許願，就被領上了女孩家的二樓，由其兄弟輪番出場，給每個人算命祈福，祈姻緣，又是獻哈達，又是掛綵帶的，在場的人不交個三百五百的不得過。女孩全家說，這些錢他們不經手，手拿了錢是髒的，讓遊客自己扔在桌上的一隻盆子裡，他們會把這錢敬獻給佛的……

果然不出我之料，完全是個溫柔的騙局，把遊客的一腔虔誠給褻瀆了。然而同樣是藏寨，行騙的畢竟少數，且不見許多藏民都從事着老實本分的買賣，賣本地特產青稞酒、犏牛肉乾等，他們才是真正的藏民本色，佛教本義！